

言之有理 叶兆言

今天的人不知道顾阿桃，就像四十年后，人们将不再记得眼下最当红的歌星影星。四十年前，一字不识的顾阿桃，牛气冲天登上天安门城楼，和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起，向欢呼着的人民大众挥手。毛主席挥着他的军帽，说：“人民万岁！”顾阿桃会说什么呢，大约只惦记着一遍遍地喊“毛主席万岁”。这个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，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人物，因为“活学活用”四个字，在那个年代，不但当上了九大代表，而且还进入大会的主席团。人生如梦，不用再说那个那个了，就凭她能如此轰轰烈烈一场，已是何等荣耀和耐人寻味。顾阿桃最风光的日子，

关于顾阿桃

我刚好十岁，在江阴农村上小学。那时候江阴不像现在这么富裕，穷得连电灯都没有。学习顾阿桃的热潮突然开始了，老师带着我们去一户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家参观，这是全大队最穷的一家人，虽然当时大多数农民都把猪养在家里，都有猪粪臭，可是像这位老农家这样又黑又脏又臭，真是不多见。老师是位复员军人，他把我们领了进去，自己捂鼻子走了，留给他的学生一个艰巨任务，数数有多少幅毛主席像。在这位老农的家里，到处都是毛主席像，用绳子像晾衣服似的挂着，我们数了一遍又一遍，结果还是没有数清楚。四十年后，在顾阿桃旧

居，听说这里当年也是到处挂着毛主席像。多少年来，一直以为是我所知道的那位老农独创，现在终于明白，原来还是顾阿桃的原创作到了离此地不远的江阴，传到了我所在的那个生产大队。顾阿桃性格开朗能说会道，这一点，不由让人想起了《沙家浜》里的阿庆嫂。辉煌十分短暂，她是叶群培养的典型，林彪摔了飞机，她的好日子便到了头。虽然贵为省革委会常委，相当于今天的省委常委，但顾阿桃的遭人白眼，很快就是家常便饭。还是许世友将军给她面子，说：“我们那么多人都给林彪蒙了，她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妇女，上当受骗又有什么奇怪。”如果顾阿桃活着，今年

正好九十岁。她的老公还健在，一个不能再老的瘦老头子，眼泪汪汪有些辛酸地看着我们，知道来参观的这些人，好奇的目光都是冲着他的死去的老妻。往事不再，据说他当年很不赞成妻子的行为，一个女人不安分守己，抛头露面出风头，何苦呢。顾阿桃一生清贫，她的旧居像个标本，破败，哀怨，充满历史沧桑。在它周围，一座座漂亮小楼房拔地而起。此地农民正令人难以置信地致富，他们对顾阿桃的记忆正在模糊，也许，很快就会真淡忘了。叶兆言：著名作家。代表作有《花煞》《一九三七年的爱情》《我们的心如此顽固》等。

【视频预告】

华裔美国作家都在写什么

今晚7点半到8点半，著名美国文学专家、南京大学教授张子清将做客快报“生活南京”，解读华裔美国文学

近年来，随着一批华裔美国作家在美国的走红，他们的名字和作品也渐渐被国内读者熟知，如汤婷婷和《女勇士》、谭恩美和《喜福会》、哈金和《好兵》等等。与用中文写作的老一代美国华裔作家于梨华、聂华苓、白先勇等不同的是，这些用英语写作的“中国人”，他们的作品不再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分支，而是美国文学的一

部分。华裔美国文学的现状如何？如何看待华裔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？今晚7点半到8点半，著名美国文学专家、南京大学教授张子清将做客快报“生活南京”，就读者关心的华裔美国文学的诸多问题，与大家做在线交流。有兴趣的读者，届时请登录 www.lifenanjing.com.cn，点击“视频”频道，参与交流。

不吃竹子的熊猫吃什么

甲方乙方 方刚

听人说，如果“家有考生”，那么考的绝对不只是学生，还得考父母，考亲戚，考朋友。只要与考生沾点边，你就无路可逃。原来以为“考”字离我很远，但我还是被铐进去了：亲戚家大宝是个“被考生”，亲戚打电话来要我大宝指定教辅书，要我帮他提高作文水平。找教辅书好办，“提高作文水平”实在使我为难。那边说，前几年在某某作文书上看过你写的“作文指导”。这话烤得我心里冒汗：看在祖宗面上，千万别信所谓“作家指点”，那是靠不住的。现在连我自己写文章都找不到北，哪还敢渡人？可那边还是不依不饶：“那就帮忙请个高考专家指点。”我说，这也不太好找。那边又说：“一个人托六层关系就能找到世界上所有人。”“六层关系，网开八面，发动群众，‘全民皆考’，这倒是件好事，客观上有“提高全民素质”的味道。说起考试专家，第一线的老师可谓实战派，要说“专”透了的家还是考生家长。考试就像打仗，家长至少可成为战略家，哪怕家长只有小学文化，他也可学学刘备，请出个诸葛亮来。考生更不简单：设立高考倒计时钟，把迎战装备武装到牙齿。我亲戚家这位攻关战士的备考复习资料，各种“攻关秘笈”本来应有尽有，在“奥数”之类比赛中他还得过名次。他在学校的级别是“熊猫级”，属重点“保护动物”，目

标当然是冲刺名校，最好能为学校争个“高考状元”。说真的，这要求并不过分，怪不得老师和家长，他们“都是为你好”，谁让你是一所无名中学的尖子生呢。作为学校里的“尖子生”，大宝这次怎么搞得这么紧张？原来，江苏新高考方案只考“语数英”，而大宝的强项是理科，本来靠“数理化”就能给家长给学校给自己争光打遍天下的，可是理、化一取消，夺高分就有了问题，于是只好恶补语文、外语。电话里大宝大喊吃亏：女生沾光了！这话怎讲？忙向他请教。原来虽然教育考试当局年年淡化“高考状元”，极力反对宣传高考状元，但社会和媒体年年炒作，乐此不疲。《高考》杂志做了一个有趣的统计：“阴盛阳衰”现象好像已波及到了高考：去年全国的高考状元女多男少。其中最离奇的是重庆，男女比例竟然是1:9，而江苏2005、2006两届的高考状元也都是女生。提这事其实没什么意义，但对于大宝所在的学校来说非常实际：无论师资还是教学重心，几年来都压在理科上，学校也正在争取“升级”，这么一变，自然是乱了方寸。所以学校比家长更急：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一批“尖子生”，不得不重新回炉烤一烤了。效果如何还不得而知。“熊猫”们本来是吃竹子的，突然让只吃竹子的“熊猫”们改掉偏食习惯，多吃杂粮，说说容易，做起来还真的很难。方国荣：作家。中国作协会员。触网多年，现主要从事“手机小说”创作。

黄焖河鳗

荆歌劲舞 荆歌

错的，但不能摆噱头。他随后道出了烹饪此菜的要点：一是要让河鳗死透了才能下锅，以免它动弹，将皮蹭破。二呢，不能在油里爆，一定要小心放在葱毯上，绝对用小火，否则河鳗的皮会起皱，就不好看了。刘师傅说，合格的黄焖河鳗，一定要有形。看起来生的，吃起来熟的。以前做这道菜，需文火焖三个多小时。现在什么都讲快，因此不可能吃到正宗的黄焖河鳗了。到底焖几个小时？大家请作者师傅说说。师傅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，取出一支烟来点上，就是不说话。他不说，我想不外乎两个原因，一是他的师傅在，他不便说什么；二是做这种貌似家常的传统小菜，做起来简单，做起来最难。难在什么地方？这可是看家本事，要凭着它在江湖上混的，当然是秘而不宣。师傅只说了一句话：“不能勾芡。”这道菜，看上去确实是没有勾芡。河鳗的肤色、花纹，宛若新鲜。它真的就像是一条刚刚宰杀的河鳗，九节鞭一样摆放在盘子里，让人不敢下箸。但是，你夹起一段，送它入口，肥糯香酥的感觉，实在是妙不可言。“看起来生的，吃起来熟的，”刚才刘师傅早已经用这十个字道出了黄焖河鳗的要义了。荆歌：著名作家。主要作品有《鸟巢》《十夜谈》等。

那天苏州吴中区木渎镇搞美食节，作家车前子、陶文瑜混在几个烹饪大师中间，名义上是去当评委，其实是去混吃。据说吃了一下午。等我赶到著名的石家饭店，烹饪大赛已经尘埃落定。面对满满一桌子“参赛作品”，评委们已经没有了半点胃口。我则正好以虎狼之势大啖一通。吃到了久违的黄焖河鳗。看它九节鞭一样盘在那里，我一下子拦腰搞掉了好几段。抹干净油嘴之后，才想到要见作者。烧这道菜的，原来并非此次参赛的青年选手，而是老师傅毕建民先生。此公许多文坛中人都见过他，陆文夫在世时，是老苏州茶酒楼的当家厨师。陆文夫走了之后，“老苏州”易主，毕师傅就提着他的鸟笼去了石家饭店。原来此菜出自他手，怪不得有十二分的地道！关于这道菜，颇有些说头。陶文瑜回忆，他曾听说河鳗需隔夜放进瓷坛里，喂它喝牛奶。直把它的肚肠吃得煞白，并且全身渗透奶香，第二天文火焖了，才有奇香。毕师傅的师傅，年逾八旬的刘学家老先生则认为，用牛奶洗澡之类，纯属野狐禅。人喝牛奶长身体，人洗牛奶澡可以令肌肤润白细腻。但河鳗不好这一口。把它一晚上浸在牛奶里，说不定就闷死了。即使不死，也会让身体上的花纹颜色变淡。这样的噱头不足取。刘老先生强调说，苏帮菜讲究功夫，这是不

我的二〇〇六

韩流来袭 韩东

二〇〇六年我都干了些什么？结了一次婚，买了一套房，完成了一部长篇的初稿，出门三五次，最远至北欧，和青年时代的一位好朋友相聚数日，重拾了一番“伟大的友谊”。还有一件事虽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，但却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，就是哥哥有了孩子了，也就是说平生第一次我做了叔叔。我哥哥五十岁，而我四十五，因此啊，小事也变成了大事，何况生小孩本来就是大事。结婚，就是去民政部门登记了一把。对我来说，这很管用。结婚并不能改变爱情的性质，但却多了一份责任。以前是，一个人吃饱了，全家饿不着，现在不行了。不仅全家得吃饱，生活还得上升到中等水准。将来有了小孩被小朋友嘲笑，有个穷爸爸，我想像了一下觉得还是接受不了。不以自己的标准或者“觉悟”要求家里人是我的原则。然而对一个卖文为生又不善合作的人来说，确实有一定的难度。我当尽力而为。在此，我得感谢我的爱妻，漂漂亮亮的，聪明也时髦，又没有毛病，却不知深浅地把自己的未来和我这么一个前途未卜的人绑在一起。我喜欢她的不知深浅，喜欢她的这份信任以及同甘共苦的决心。但我对自己强调的却是“同甘”而非“共苦”。要是“共苦”已有定论，又何必拖累别人呢？买房也为此。房子虽不大，但建设得十分温馨。我俩都是很有美感的人（这问题上就不谦虚啦），目前这个家既不气派豪华也不艺术得古怪，但凡是去过的人都觉得非常温暖，舒适宜人。在此我得感谢我的朋友，他们中的一个无条件地借给我买房子的钱。

我心中不安，朋友却说：“你把《扎根》的影视改编权压在我这里，一旦卖出多退少补。”又说：“你这样伟大的作家以后钱多得都花不完，我才不担心呢！”感谢她化去了我的心结，感谢她的信任。我总不能回答说：“我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”吧？我是这样想的，如果说朋友也是一种财富，那我还真是一个富人哪。多年以来生存挣扎，多亏了他们的帮助，借此机会我得感谢汪继芳、于小韦、丁当、陈寅、萧元……再说说我去欧洲的事，主要也是为了讨生活。以前不少类似的机会我都拒绝了。出去一转果然好，不仅风光无限、开阔了视野，对书的销路也大有帮助。《扎根》被翻译成英文，译者韩斌（中文名）告诉我，她因为翻译此书还获得了一个什么翻译奖，目前有好几家出版社正和她联系。我不懂英文，但《扎根》能以英文的面貌获得有关的奖项，说明翻译的水准还是不俗的。此外，我的书法文、韩文等的出版也陆续有了一些消息……二〇〇六年，我完成了第三部长篇的手稿。该长篇以前想叫《小城好汉》，现在定名为《英特迈往》。关于写作的千辛万苦就不说了，只是透露一下书名吧。昨天下午我刚从深圳回来，见到了一个人，杨争光。我们相处了两日。争光是我大学时代最亲密的朋友，相隔已经二十多年了。九年前我们匆匆见过一面，但不比这次。临走时争光的夫人眼圈红了，我心里也不是滋味。她说“二十四年了……”这“二十四年”接在二〇〇六年的结尾处，使我明白自己的下半生已经开始，你把它叫作另一辈子也成啊。韩东：著名作家、诗人。著有诗集《爸爸在天上看我》，长篇小说《扎根》《我和你》等。

现代快报便民网
24小时服务电话 96060
特别推荐：家庭装修、环境检测、搬家、开锁
新推特色服务：金陵灭鼠王、灭鼠灭蟑、丁渤验房、法律服务
空调快修、家电维修、家政服务、特色服务等